

BO

LI

DA

SHEN

PAN

1949

姜力
编

侵华大审判

——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侵华大审判

——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

姜力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0年,本书以
中、俄、英等文字在
莫斯科同时出版

姜力 编

1949 伯力大审判

——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9: 伯力大审判 / 姜力编.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033-1788-4

I · 1… II. 姜… III. 日本 — 侵华事件 — 生物战 — 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958 号

· 书 名: 1949: 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

责任编辑: 刘立云

封面设计: 涅娃风格设计室

装帧设计: 涅娃风格设计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87 千字

印 张: 27

印 数: 400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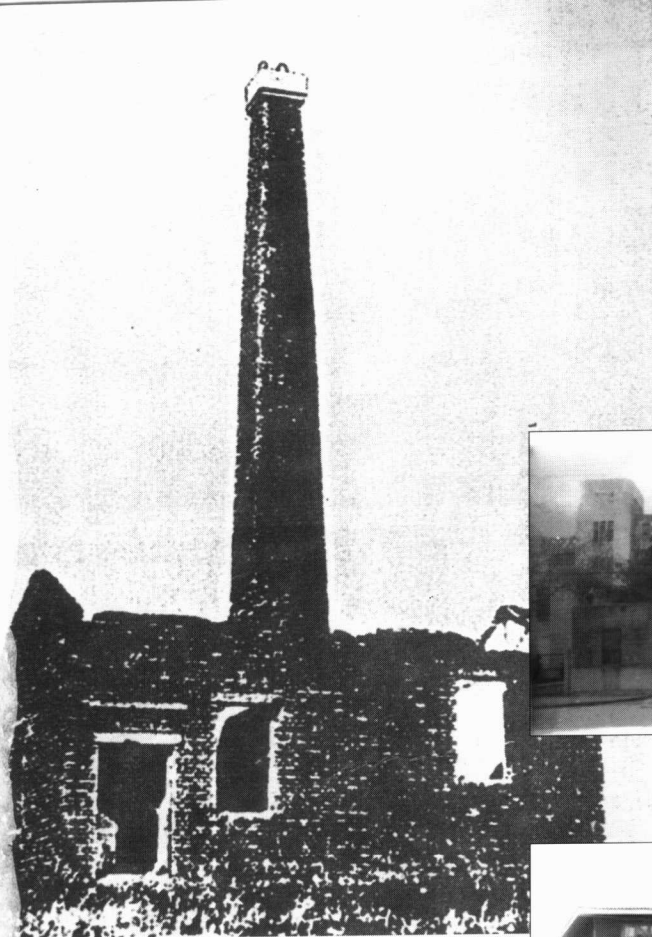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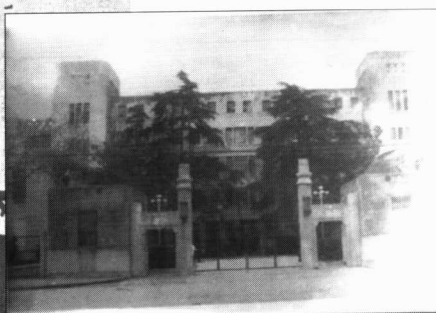
ISBN 7-5033-1788-4/I · 1385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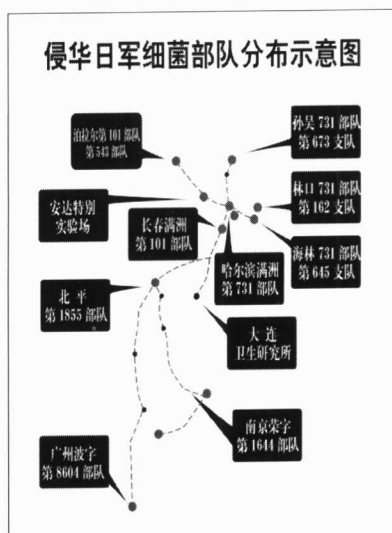
731 细菌部队焚尸炉。据有关资料证实，被这座焚尸炉焚烧的细菌实验受害者不下2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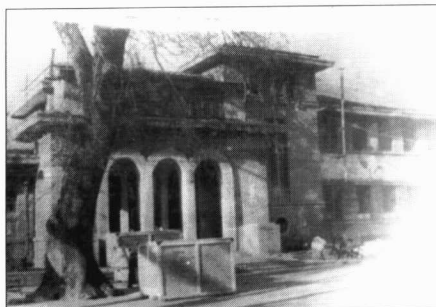
南京1644部队遗址



长春100部队遗址



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分布示意图



北京1855部队遗址



1935 年，战犯石井四郎同部分
陆军军医学校军官合影



1949：伯力大审判

侵华日军 731 部队
罪魁祸首石井四郎。1947 年石井将
731 部队的情报资料
全部交给美国，受到
美国当局包庇，被免
除战犯罪

- ① 731 部队队员田村良雄
- ② 731 部队特别班班长石井刚男
- ③ 731 部队田中班班长田中英雄
- ④ 731 部队吉村班班长吉村寿人
- ⑤ 731 部队解剖技师石川
- ⑥ 731 部队解剖技师冈本耕造
- ⑦ 731 部队部部长北野政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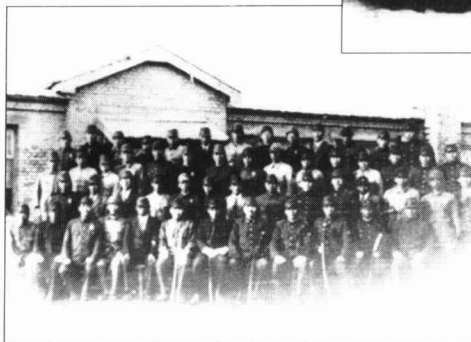
1949:伯力大审判



石井家族人员在平房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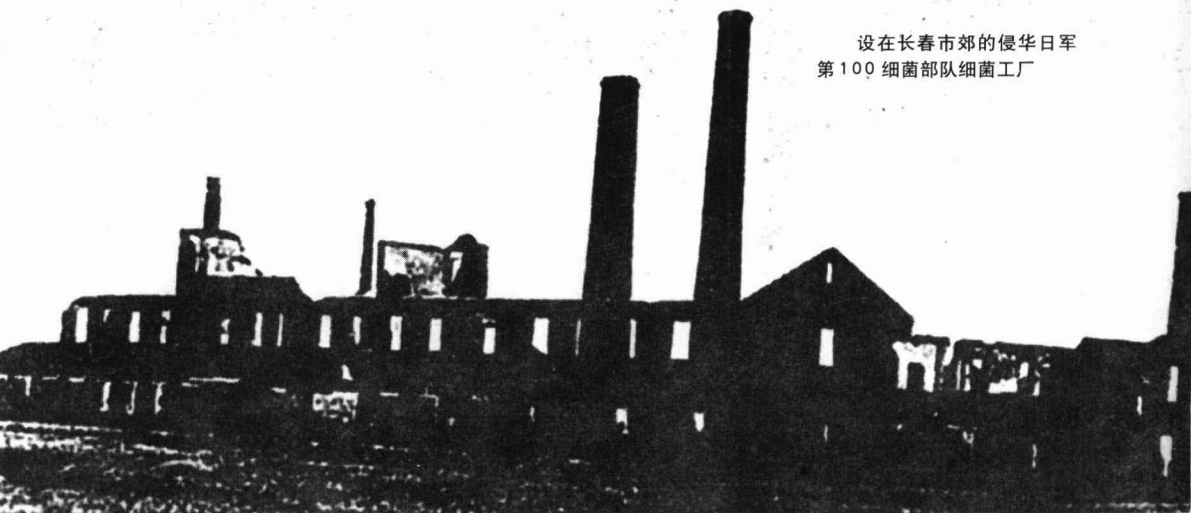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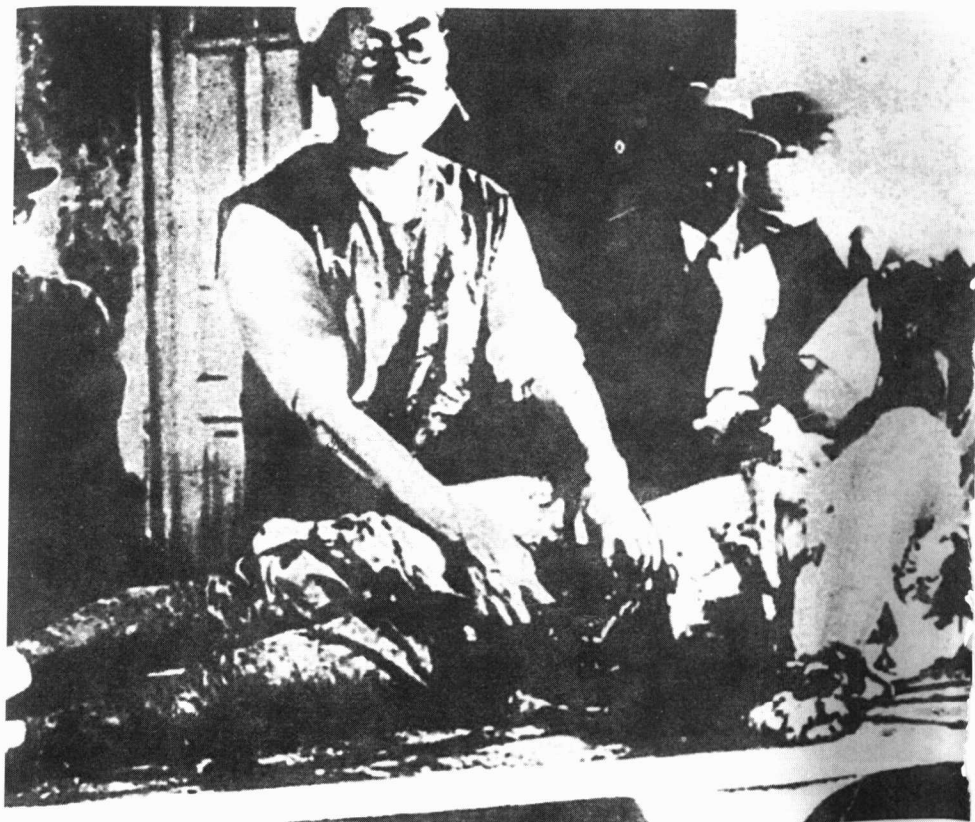
731 部队进行野外毒气
演习部分人员合影



731 部队训练教育部全体人员合影

设在长春市郊的侵华日军
第100 细菌部队细菌工厂





日军 731 细菌部队的医生正在进行一场残忍的活体解剖，
这种活体解剖大多是局麻或根本不用麻醉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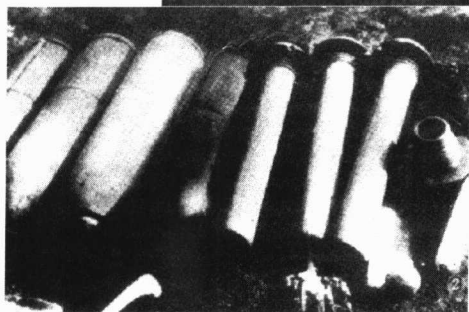
1949：伯力大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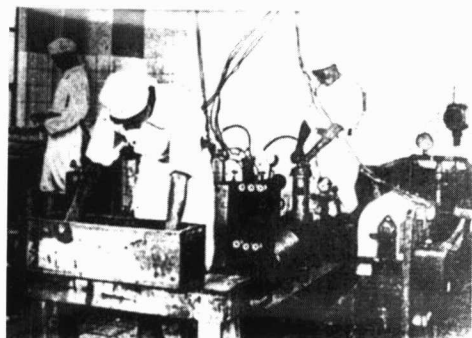
用活人做实验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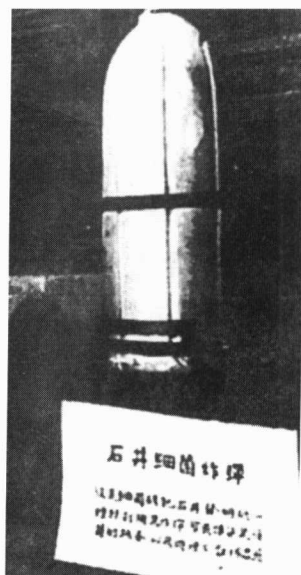
731 细菌部队成员小林技手将一个抓到细菌部队的中国妇女强奸致其怀孕。而后将这名孕妇同腹中的婴儿一道活活解剖



731 部队制造的细菌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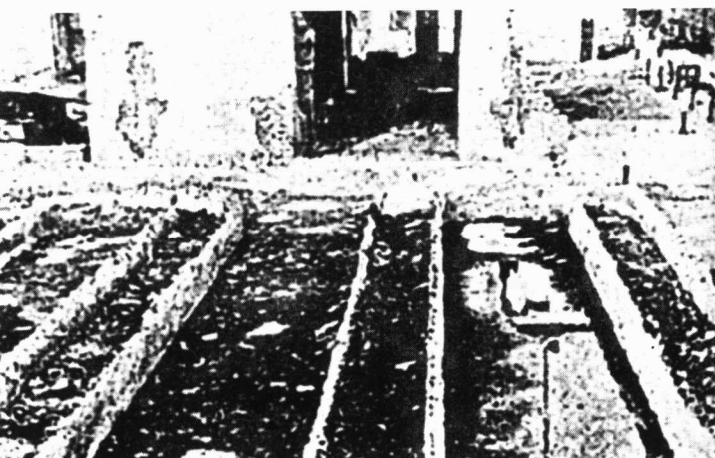
防疫研究室工作人员制作培养基



石井四郎发明的传染鼠疫的陶瓷炸弹。内装可散布鼠疫的跳蚤



被 731 部队迫害的中国人被投入炼人炉焚尸灭迹



731 细菌部队解剖室，里边泡满了“永远新鲜”的用以解剖的被害中国人的尸体



1949：伯力大审判

中国《淑浦民报》揭露
日寇细菌战



苏联红军攻占日军
731 部队所在地哈尔滨



苏联红军押送
日军俘虏



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进行受降谈判



1949: 伯力大审判

批准使用细菌武器的日
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接受国际
法庭审判



被送往 731 部队
杀害的王耀宣烈士



被送往 731 部队
杀害的赵忠博烈士



被送往 731 部队杀
害的张慧忠烈士



被送往 731 部队
杀害的沈得龙烈士

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看看这些战争恶魔（序）

姜力

向读者推荐《1949：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这本书之前，我首先想起了1998年在美国举行的“日军侵略见证会”上，日本老兵条冢良雄谈到的一段经历：

……我作为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队员，参加了细菌兵器的制造，危害、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活活解剖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醒、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着他那个人瞪着我，只好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的这个男性，脸和身体完全变黑了。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向我发出快点干的信号，我就闭着眼睛用甲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这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我按照命令把这个男人活活地解剖开，取出他的脏器。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存在于60年前的日军侵华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是两个只有在魔鬼辞典上才可能查到的词汇。这两个魔鬼部队番号中的每个字，都是用活蹦乱跳的生命与鲜血熔炼和浸泡的。日军侵华期间，被这两个

魔鬼部队用于做细菌武器实验的人数，经前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边疆伯力城（也称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庭审中确认，最少不低于3000人；也有资料证实说，高达上万人。日军细菌部队把这些用于细菌（鼠疫、炭疽、炭疽热、霍乱、伤寒、结核、梅毒等）实验的人，当作“受实验的材料”，起名为“马路大”，也即日语中“剥了皮的原木”的意思。那些日军细菌实验人员甚至嫌“马路大”叫起来麻烦，干脆把这些不幸落入他们的魔掌然后用去做活体试验的人，叫“木头”，可见他们有何等凶残和冷酷！换句话说，这些活着但准备用去做细菌实验的人，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不是人，而只是有生命的“木头”。从1936年开始，在分别创建于中国哈尔滨和长春郊外的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里，谁要是被抓进他们的监狱，成为他们做实验的“木头”，将必死无疑。1949年12月在伯力城举行的军事审判中，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详细供述了他们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始末和全部罪行。他们交待说，被送往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当作“木头”的人当中，有中国的抗日志士及爱国者，有苏联的红军战士和情报人员及白俄家属，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还有蒙古人、朝鲜人和荷兰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中国人。12名罪犯无一不承认：凡是被送进日军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监狱后用去做活体实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有个叫冈本班的日本人回忆说：有个据传是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宋哲元爱人的妇女，在监狱里生了个孩子，当她在日军细菌部队解剖前，曾用悲伤的语气请求说：“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但这位中国女性不到二十四五岁，就被活活地解剖了……

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两个日军细菌部队，不但在

侵华战争和对苏联作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多次组织所谓的远征队，把染有鼠疫等细菌的跳蚤和食物，用飞机大量撒放到中国的中原和江南等地区。据史料记载，日军的这一残暴行径，曾引起浙江宁波和湖南常德等地区的瘟疫大流行，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平民百姓惨死在他们的细菌战中。他们甚至从东北边境悄悄潜入苏联境内，在河流和牧场大量施放各种细菌，企图惨杀正在从事反法西斯战争的苏联人民。

可以设想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上的覆灭推迟一段时间到来，那么，他们利用细菌战祸害人类的罪恶，就不知要走多远；同时，世界上也不知有多少人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幸好这种至今让我们想起来仍感到毛骨悚然的假想并没有发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60多年过去了，在今天，日本侵华战争在中国大地上遗留的罪孽还仍然不断地被发现和被发掘。战争遗留在中国人民心灵中的阴影，更是难以消散。记得在2000年春天，著名的日军侵华士兵东史郎来到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谢罪，在听报告的人群中，我曾发现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人始终沉默不语，并且始终目不转睛地在看着和听着。事后，他在我的采访中告诉我，他来到这里，就是想亲自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谢罪的。他问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有300万日军士兵参战，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能像东史郎那样主动站出来承担战争罪责呢？有目共睹的是，日本的一些知识人，至今仍然否认日本侵略别国的历史。有人为了证实日本民族历史的清白，竟把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幸存者所提供的证据，说成是“伪造”，把战地记者的报道，说成是“哗众取宠”，把日本老兵的忏悔，说成是“自虐”。而在日本国内，篡改历史的人，似乎要比说出历史真相的人，更受到社会的“尊重”。这太不正常了！也太不能让人容忍了！

历史在他们手里，似乎就像小泥球那样可以随意捏弄。

谁都知道，60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3120多万人的伤亡和5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战争结束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善良的中国人民以德报恶，从国家角度承诺放弃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但日本政府的某些要人，却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次次抗议，继续前去参拜专门供奉日本战犯灵位的东京靖国神社。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还以修订历史教科书为名，公然篡改侵略别国的历史；明明他们把别人的国家占领了，蹂躏了，把别国的人民侮辱和杀害了，却总在抵赖，更遑论诚恳地站出来为他们的前人所犯下的罪恶道歉了。我们一贯提出“以史为鉴”、“面向过来”，反倒成了一厢情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认真地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民族的永久记忆，比起政府和社会舆论年复一年的谴责和声讨来，似乎显得更加的重要和迫切。

现在要来说说这本书的由来了：最近，我和有关方面正在拍摄大型文献片《东北抗日联军》。我和摄制组的同志达成这样一个默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去重新发现和抢救民间的战争记忆。几个月来，我们不辞劳苦，反复跨越白山黑水，一次次去寻访那些抗战英雄，那些抗联老兵，那些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和见证者。作为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的故居采访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了这本纸页发黄的旧书——《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莫斯科）。黄生发的夫人得知我们是为寻找真实的抗战历史而来的，非常欣慰，慷慨地将这本书送给我们当资料。

我得承认，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这本书；而且，我敢肯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多少中

国人知道和看到过这本书。这样一来，就有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的许多同胞，虽然不同程度地知道一些日军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恶，但对这本书中所记载的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在苏联军事法庭上的口供，还有他们当年在伯力城被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却闻所未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历史遗憾。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们的人民都有权利知道这些历史的真相，并有权利保存这种本该属于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

当然还有被历史遮盖的另一面：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围歼和消灭了盘踞在东北境内包括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在内的日本关东军，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战争结束时，他们也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包括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资料和全部的细菌战罪犯，作为战利品，悉数带回了苏联。而当时在我国内，由于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之机来不及喘一口气，便迅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内部大厮杀和大搏斗之中，因而双方谁也无暇甚至无能顾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党当局虽然派员参加了当时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但这种参与毕竟是有限的），更谈不上对日军第七三一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进行追诉了。正因为这样，1949年冬天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主持的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案的审判，也只能是单方面进行了。虽然在1950年，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英文、俄文和中文等文字，在莫斯科印行了这本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详尽地披露了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和审讯实况，但这本55年前在异国以中文繁体字印行的具有强烈法律质证意义的书籍，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传到国内的却寥若晨星。何况，几十年过去，伴随着1991年苏联的